

## 科學與詩

2018年2月23日科技部公布由福衛五號拍攝的臺灣全島無雲影像圖，婆娑之島的美麗姿態，引起普遍的讚嘆，尤其是全島影像搭配羅葉的新詩，更巧妙達成了科技與人文相互輝映的動人效果。而好詩尤須細讀，人文司於5月27日假紀州庵舉辦一整天的座談會——「細讀臺灣風景：羅葉的詩與時代」，邀請羅葉生前好友與評論家，一起談論羅葉的人生、詩藝與社會實踐。這活動一方面結合眾人之力，重新面對並思考詩人用筆所銘刻的時代印記，同時討論如何為臺灣新詩史寫下羅葉這一章；另一方面，這大概也是科技部成立以來，科技與人文最接近的一次，〈我願是妳的風景〉這首詩，精彩的召喚出科技研發也蘊藏著向上躍升的美感與深情。

新批評創始人之一的 I. A. Richards 於《科學與詩》中，認為人的智識的 (intellectual) 經驗只能指示事物，唯有情感的 (emotional) 經驗才能主動引發所有力量；透過邏輯的、核計過的科學敘述並無法與人類情感產生關連，尤其不能影響人面對事物的態度，比如關於價值、願望、恐懼等體驗。<sup>1</sup> 羅葉座談會的訊息公布後，馬上有網友留言，「為什麼主辦單位是科技部？」顯然，由來已久的二元對立，仍在「科學」與「詩」、「科技」與「人文」之間畫下鴻溝。然而，持續發展的各種數位化、智慧化的技術，對於挑戰這種二分法躍躍欲試。

除了憑藉公式、實驗、技術，現今科學界進一步由「器(物)」跨界到「人」，透過人機互動，不但人的身體可以成為顯示器具，如「骨傳導」，聲音透過人的顱骨、聽神經或內耳淋巴液來傳遞不同的頻率震動，遠端通話器可以手按耳骨，不再需要持手機；同時機器人也可以像人一樣用「心」思考，比如可以看圖構句，並出版詩集《陽光失了玻璃窗》的小冰。

針對這個連結人文與科技的可能性，人文司於5月25日及26日，分別舉辦「文學、藝術與 AI 的對話」以及「藝術×科技×未來式」兩場跨領域論壇，邀請人文領域的學者、作者以及劇場、電影導演，與資工、資管的學者進行深度對談。以純人文的語文創作而言，學者詩人劉正忠提到，機器人固然可以學習巨量的詩句，但是作詩更要求「造境」；而「情境」或「詩境」的創造，則需要機器之外的無法測準、難以預期的體驗。也就是說，目前強調的機器學習 (machine learning)，是在既有的成果上加以分析，但是真正「『活』用」，必得強

<sup>1</sup> I. A. Richards, *Science and Poetry*, London: Kegan Paul, Trench, Trubner, 1926。

化以人際之間或人與大自然之間的相互學習 (mutual learning) 作為更深廣的基礎<sup>2</sup>。

根據羅葉好友們的回憶，詩人在 1981 年於建中高二，為了參加科學展覽，和一群朋友製作了兩枚火箭，還在臺大振興草坪試射；詩人也上過街頭，參加社會運動，在新聞界打滾；詩人很體貼卻也寂寞，發病後，更領受了與疾病共存的「病愛」經驗。這是不能定型的活生生的人，有喜樂失意，獨特的觀察力與品味，在無數生命轉彎處，形塑自成一格的抉擇、認知與思想，更有無法模仿或替代的理想與價值判斷。這不是靜態的、可以複製的典型，而是產生於一連串的激動、妥協、疏離卻又嚮往的行動中；羅葉的詩因此不只是編織了完美的語言，而是莫名湧現、重來、發酵的「行動的思想」，而這樣的思想才真正連通了與時俱進的科學與詩。

楊牧曾經在〈紀念愛因斯坦〉詩<sup>3</sup>最後一段，寫到：

你的信心和智慧鑄刻在演講廳的壁爐牆上。我在木蘭花影和茱萸的光輝下沉吟，我相信真理可以追求，民主和科學也可以。相對論與我無關，可是我能為以色列的奮鬥感動。猶太聖人，偉大的物理學家，你能為我的臺灣感動嗎？

1979 年楊牧於普林斯頓大學擔任客座教授，校內「壯思堂 (Jones Hall)」壁爐上方鑄刻有愛因斯坦名句“Raffiniert ist der Herr Gott, aber Boshaft ist Er nicht.” (上帝也許愛開玩笑，但絕無惡意)，鼓舞著自己與世人勇敢追求真理。楊牧此詩作於愛因斯坦一百歲誕辰，由各自相對的角度 (國族、學識、處境)，進一步推衍各種差異終將歸趨於一種共感；當臺灣的詩人與以色列的科學家可以相互感動，科學與民主、科學與詩之間將不再壁壘分明。1919 年廣義相對論被證驗，99 年後的今天，我們吟詠楊牧詩句，嚮往一種相對而又相感的「真理」。

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司長

鄭毓瑜

2018 年 6 月

<sup>2</sup> 本文所提及之三場論壇 (或座談) 紀錄，將刊載於《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》第 19 卷 4 期 (2018 年 9 月)。

<sup>3</sup> 《楊牧詩集 II》(臺北：洪範書店，1995)，頁 221-223。